

寻找人类 失落的文明

郑重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我看郑重

江迅

1 “你写你的，与我无关。写对了，我承认，写错了，那是你在创作。”郑重似乎没对我这么说。但生性超然的他，会如此默许。

有人说，和一个人相识一个月，可以写一本书；相识一年，可以写一篇短文；相识多年，就一个字也难以落笔。遗憾，我和郑重相识有十四五年了。

这个郑重，是文汇报高级记者，而非电影《西安事变》《陈赓大将》编剧、西影厂的那个郑重，更非曾经当过福州市长的老干部郑重。共同的“郑重们”各有建树，相得益彰，以致于提到“郑重”，人们不得不先问一句，哪个郑重？

日前,在《新闻记者》和文学报召开的郑重《时代风云录》作品研讨会上,会议主持人当众点名,要我写郑重,我下意识地应诺了,事后琢磨,何苦来哉?!

几十年来,总是他采访别人,而今却要接受别人采访。这种“错位”,他说他受不了。于是,有人劝我,你就从朋友的眼光写他,可我不知道人家和我朋友不朋友,反正咱先和人家朋友朋友。

抱歉了,郑重。

2

他一副落伍者的装束,似乎不愿花精力与外部世界抗衡,有一次却出人意料地公然爆炸了自己。要罗列当代名记者,谁也不会遗忘他。

他的简单履历——

原名郑明昭,安徽宿县人,1935年生,1961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在文汇报当记者。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这个安徽人拥有地道的广东人才拥有的挺眼窝、高颧骨。年年月月总是一副落伍者的装束,据说他妻给什么,他就穿什么。妻爱他太深,不愿他在女性面前招人惹眼的。这是个“悖论”。其实,开放的观念和自律的操行和谐体现在他身上。于是,他在众人面前,总是一件洗得泛白的蓝的卡中山装,一双布鞋,或跑鞋,或无光无彩的皮鞋。他总是用浓重的安徽口音,均匀的、不紧不慢地说着普通话,又常常会对你粲然一笑。虽然,这年头只有不正经的人才总是微笑,可他的笑,你却能乐意接受。他待人宽和,是一位心肠柔软的可以什么话都可对他说,或什么话都不用说的善解人意的兄长。他生活里需要有点老酒;

还要把蒲扇。

他的性情和气质——

他宁静、和谐、随和、无争，似乎什么都不在乎，名、利、官、禄，不愿花精力与外部世界抗衡。20多年的新闻生涯，他当过一个文艺部的什么主任，没几个月，硬是辞去了。他活得轻松自如，平实淡泊。用中国那句很成熟的话来说，这叫“成熟”。可他真能淡淡远远地超然了吗？有一次，他竟冷不丁公然爆炸了自己，也算偶尔露露峥嵘。这是出乎我意料的准一见到的一次。记得，那是1984年，我和他同在一间办公室。有位运局的女技术员多次来找我谈过什么。这一天，他俩又谈了许久。倏地，他拍案而起，痛斥鸟人们的蝇营狗苟，他骂什么，我记不清了。那语言掷地有声，节奏抑扬顿挫，举止挥洒有力，拍电影似的，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我心头一紧，众人环坐于侧，办公室的两个角落都是错愕的默然。几个月后，从文汇报上读到了他的长篇通讯《搁浅——双体客轮设计方案提出以后》，我才明白那女技术员一番催人泪下的遭遇，领导部门的官僚主义令他震怒了。那篇通讯，我读得心凉，而我终于明白，他是凝眸着世界，把自己的感觉掩藏着，不轻易外露而已。

他记者生涯中为读者留下的——

他从不故作高深，咄咄逼人。但若要在全国罗列当代名记者，谁也不会遗忘他。北京去年出版了一部84万字的《当代名记者与代表作》，收录了他的作品，还对他作了介绍。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伴野来沪采写一组特写，在新闻界唯独选中郑重作为采访对象。伴野在日出版了100多部书著，颇为知名。这是郑重唯一一接受别人采访，当他得知伴野和他同年生，同年婚，同有80岁父母，于是显得怡然。写他的访问记在《朝日新闻》的专栏上与日本读者谋面了。中国读者一部分人是从新闻、通讯认识郑重的，另一部份人是从报告文学认识郑重的。他能

把特写写到漂亮的极致，不上虚火，不要花腔而使这种文体得以脱颖和强化，愈发纯粹、精美、诱人、耐读。他笔下的世界是独特的。独特，于是便著名。他的著述有：《郑重报告特写通讯集》、航天报告文学专集《飞向太空》、科学家传记文学集《通向大脑秘密之路》、画家传记文学集《从寄园到壮暮堂》，还有学术专著《谢稚柳年谱》、《美术欣赏》等，一个记者有诸多著作，这是他的成功。

他的兴趣爱好——

他的兴趣杂，却限于文绉绉的领域，没听说他玩过麻将，玩过足球。他爱吹笛，拉二胡，练书法。他爱历史，研究过中国的宰相，爱读古诗词，研究过李商隐，他还爱研究绘画。我见过他一张十分得意的照片，写字桌上一堆说不出形状的大小石块，他坐着拿着石块观赏，一脸沾沾自喜的神情。我不知道石块背后的价值，何以对他有如此魅力。他爱种花，他对泥土有感情，从小生活乡野而初衷不改。可他养的花却从不开花。朋友送他再艳的盆花，一到他手，不过半月就萎了。可他养花依然乐此不疲。种花缺泥，他会坐车几站，沉沉地拎回一袋。朔风霜冻，溽暑酷暑，盆花搬进挪出，绽花不易，他就种绿叶植物，文竹、水竹。家人讥笑他，他却自命风雅；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据说，他还爱扫地，用湿布擦地板，这倒赢得妻子的欢心。

3 父亲卖了两车高粱秸，才供他南下上海读书；郑重写信给杨西光、写信给石西民，虽索味平生，结果圆圆满满。当了记者，照猫画虎，他渐有扶摇之势。

记得，外国人曾有过一番调查，世上各行各业中最短命的是记者。再说，这年头，名演员，名作家易做，而名记者却难乎其

难，虽如此，仍有成群的人往记者行列里挤。当年，郑重也如此。我没问过他，若人生倒退30年，由他重新选择，又会如何。

1956年，郑重考进了复旦新闻系。这之前，他加入了中共。

他家无权无势，贫苦无以复加。父亲卖了两车高粱秸换了点钱，才供他南下上海，他原以为，地处南方的上海气温必定很高，于是他自己住中学时用的棉被送了同学。谁知到了复旦，时序入秋，他才明白上海并不比安徽暖和。他没有棉裤，也没有棉垫，靠校方补助，才得以御寒。

据说，他童年患过脑炎，少年迟钝。他家乡处苏皖游击区。他进了共产党办的双庙小学识字念书。有位八路军的干部送他一本《白香词谱》，他反复吟诵，爱不释手，以后，读了韬奋的《萍踪寄语》，以后又读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再以后读了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小学时，他有位田老师，还有这位田老师的侄子小田都是他老师。两位田老师曾像天神般令他膜拜。他们教他《古文观止》，老师住学校，郑重晚饭后就赶去听老师月下讲古。他在县城的教会学校崇真中学毕业，这所学校是全国的名牌中学。他身上至今有着乡间散仙的飘逸与旷达，喜爱在乡野旷地、海边大漠寻访。

上大学没使他产生大光明的幻想。然而，不多久命运就把他甩在一个孤岛上。他患了肺结核病，面临退学的厄运。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大意是：我来自农村，假若退学，一切全完了，生病还能干农活吗？共产党员生病了，你党委书记能不管吗？没两天，杨西光的秘书到宿舍找他，通知他不退学了，希望他抓紧治疗。一封信化险为夷。

他在复旦大学后面的叶家花园治疗，又因病得福。那是个疯狂而迷乱的年代，漫天红旗，遍地标语。大学生都去工厂、农村“大跃进”了。他却没有挪位，边治病边阅读，广泛涉猎，294卷《资治通鉴》逐卷研读，垒起了一大摞笔记。也是这个时候，他

散文处女作《车间主任的笔记本》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发表，这是他对文学的最初操练。接着，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了他的三篇散文。

他曾给《上海文艺》投稿，退稿信是著名作家茹志鹃写的。这封信五六张纸，3000来字，他保存了20多年。他和她并不相识，直到今天，他和她也没见过面。于是，郑重至今也保持着这般习惯，凡读者来信，他必一一回复。

大学毕业，他分配到上海科影厂，工作了一年，兴趣索然。他写了封信给并不相识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他在信中陈述自己想当记者的愿望。不久，宣传部人事处长找他谈话，给他新的去向：或者戏剧学院戏剧写作班，或者解放日报，或者文汇报。郑重选择了后者。

他写信给杨西光，不愿退学；他写信给石西民，想当记者。相互间素昧平生，结果倒也圆圆满满，这似乎不可思议。

这些现在想来并不简单的事情简简单单地办成了，必是有其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时的人们都那么纯净，郑重如此，领导如此，整个社会如此。人与人之间，靠心与心的碰撞，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文汇报，他是幸运的。作为晚生之辈，他从一批老新闻工作者那里学习新闻的艺术。他们认真地再塑一尊未来的郑重，他也认真地举轻若重地当他的记者。全一毛在他采访前、落笔前和他谈新闻的发现，谈如何寻找新闻眼；张熙棠带他跑基层，教他如何用眼睛去观察、如何用心灵去感受；陆灏教他记者的活法，和传达室的同志也得搞好关系，这样有人来访、读者来信就能及时无误地传达到你手里，而来访来信对一个记者太重要了……

郑重如此照猫画虎，日起日落，月盈月缺，渐有扶摇之势。

4 他采访写作,性喜开创,单刀赴会,时时爆“冷”。他不愿踩着别人的脚印走,于是,他横空出世。

人,是矛盾的结合体。

郑重生性潇洒、豁达,可在新闻采访写作上又相当玩命。使命感和激情是记者不可缺少的,读全的新闻作品,一个如此跋涉者的形象就会突现出来。郑重不啻是个谜。他通脱又认真,敏感又麻木,老成又天真,勤奋又怠惰,疾恶如仇又富有同情心,鄙薄世俗又广交朋友……总之,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他这种活法儿常给我启示。他的生命令人难以琢磨,永远矛盾又永远统一。

他的写作总不断逸出常轨,时时爆“冷”,动不动就单刀赴会,横空出世。他性喜开创,跑卫生领域时,报道了我国第一例断手再植手术,报道了我国第一例打开肝脏禁区的手术,报道了我国第一例心脏瓣膜手术。

他是我国第一批闯进国防尖端科学领域的记者,首次把酒泉卫生发射场的秘密公诸报端,采访了火箭卫星研究院、原子弹研究院,写过反映我国第一颗同步卫星发射情况的长篇报告《天上人间》和两弹之助邓稼先的《他拥抱地球,也拥抱原子弹》。

浩劫年代,美术书法艺术销声匿迹了。当共和国的列车穿越出历史最黑暗的隧道时,他当了一回弄潮儿。他向报社领导建议:提倡书法,提倡绘画。他约了胡问遂的一幅字,约了郭绍虞谈书法的文章。不久,他又组织了一整版中国画。如此规模的刻意倡导,在全国报纸中,文汇报属第一家。

刚步入80年代,郑重参加一个心理学年会。他注意到代表们讨论的一个耐人寻味的专题: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教育及心理异同。他思考着:这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科学要走在社会前面。如今号召只生一胎,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不注

意教育,不研究独生子女心理学,若干年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社会问题呢?于是他写了《莫等闲,独生子女教要严》,首次提出了尚未被多数人注意的社会问题。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一位职工读后投书人民日报竭力推荐。不久,人民日报加了按语,全文发表。

“四人帮”刚被粉碎,郑重不甘寂寞了,用现在的广告语说,他又“领先一步”了。那年头,第一个采访美籍华人科学家,第一个采访受过批判的艺术家还需要胆识,郑重却敢而为之,名流精英,尽收笔底。顾颉刚、杨振宁、王淦昌、周培源、钱三强、高士其、艾青、谢稚柳、唐云、刘旦宅、来楚生、赵燕侠、梁谷音、陈中伟、张香桐、张明觉、董问樵、杨在葆、吴贻弓、钱绍昌、俞平伯、陈兰英……

过程才是生命,两端全是死亡。这就是创造者的存在意义。记者的存在也当如是,记者的意义也当如是。郑重是个创造者,在他眼里,每一篇作品,即使只有1000字,都应该是新的冒险和尝试。重复只能是公式,他力求与众不同,闯入独特的领域,寻找独特的角度,写出独特的感受。记者应当有超越意识,超越他人,超越自己。他不愿一窝蜂地去挤“独木桥”。

5 报纸仅有一天“寿命”,但郑重却以心灵拥抱作品中的主人公。一篇《原子核在“内耗”》震撼了全社会。他在戈壁滩上的航天城生活了两年,采访了200多人。

郑重说:“时间是新闻记者的情人,又是最无情的情人。有人说,新闻稿的生命只有几分钟。也许是这样的。用历史的观念来看过去写的东西,又觉得它毕竟记录了那个时代。记者生活在今天,生活在此时、此刻、此分、此秒,所记录报道的也就是

此时、此刻、此分、此秒的事情，为记录这个‘事情’，记者是献出了自己的虔诚与忠实的。”

此言极是。报纸只有一天的“寿命”。记者们在为这“一天的寿命”奉献着自己的一天又一天，岂不很平凡吗？但，就是这一张张只有“一天的寿命”的报纸，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天天积攒下去，就是历史，就是人生。

1979年秋，郑重作为采访科学界的记者，经常出入科学会堂。茶室一角，郑重和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原子核学会理事长张家骅闲聊。

“现在研究什么新课题？”郑重问。

“业务工作很难推动。”一句淡淡的话，算是回答。

“我们到所里再谈谈吧。”郑重早些日子就打算去原子核所采访了。

“不。你到所里可千万别找我。”近乎哀求。

“为什么？”郑重凭记者的嗅觉，对他的隐患有了兴趣。郑重了解他。张家骅50年代从美国归来，一直是带有“特嫌”的“内控对象”，而今依然如惊弓之鸟。

“我怕卷到矛盾中去。我再也经不起风浪冲击了。”他边说边起身和郑重道别，似乎不愿和郑重再谈下去了。

几天后，郑重到原子核所，他没有找张家骅，遇到的第一件事是女科研人员顾涵生研究气功的问题。所党委为这一研究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有人认为研究气功不是原子核所的本职课题；也有人认为，当前一批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都卷入揭开气功之谜的“热点”之中，作为搞探索仪器的顾涵生，想通过现代科学方法揭示气功本质，也未尝不可。顾涵生在矛盾的漩涡中不愿束手就缚，而是横冲直撞地杀出一条生路。

张家骅和顾涵生的遭遇反映出共同的问题——中国知识分

子的命运问题。郑重脑子一亮，住进研究所，一个多月采访了六七十人。众人畅谈的主题几乎一样：知识分子热情满腔，但所里内部的磨擦和矛盾，使许多课题的研究无法展开。心底的苦，眼中的泪。

记者的使命感，令郑重难以平静，他要为知识分子呼喊。他回味着和六七十人的谈话，他们似乎都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这里内耗很厉害。”“内耗”是原子核研究者的特定语言，即内部消耗。原子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但由于内部消耗，能量就输送不出来。

而后，郑重又把目光从原子核研究所移到整个社会“内耗”也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内耗的主题越来越明朗，事情又发生在原子核研究所，把“内耗”和“原子能”结合在一起，这是最恰当的了。

于是，《原子能在“内耗”》的长篇通讯写成了，在送审中几经曲折，终于在文汇报一版几乎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从此，“内耗”竟成了一个历史时期所拥有的名词，人们讲话中用，写文章时用，原子核研究所科研人员创造的这个词语，科学地、准确地、形象地反映出我们这一个历史时期的人际关系中的某个病态。

九年以后，郑重在一篇文章中还写道：中国不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子能吗？它的能量，有多少在内耗中消失？！

1980年广州粒子物理讨论会上，海内外著名学者颇多。中央各报、电台、电视台及广东省新闻单位采访阵容很强，文汇报又派郑重单身前往。对这类专业性很强而又有众多海外学者参加的会议，记者常会感到受拘束，怕惹出“祸”来。郑重却始终和国内外科学家直接接触，70位华裔学者中，他采访了20多位。采访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在住地，有的在会议休息间隙，有的在酒会上，有的是在散步时。郑重在第一线，直接与他们对话，采写了一批独家新闻通讯，令与会的记者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手

中的空白。

我记得，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前些年，郑重是新闻界里第一个闯入我国原子弹地、火箭发射场的记者。在地处戈壁滩的航天城，他整整生活了两年，采访了200多位人物，写出了报告文学。《走向太空》、《沙漠与海》，通讯《天上人间》，人物特写《原子弹专家的时机观》，散记《在卫星起飞的地方》等。这原本是谜一样的世界，他用笔打开了一扇扇窗口，给读者展示了一个个新视角。

在中国，当一名有饭吃的记者不难，但当一名有追求，讲真话，有性格的记者是很为其难的。思考，是一种智慧的痛苦。有着30年记者生涯的郑重，他有他的新闻梦，有他的文学梦，有他的人生梦。可又有多少人能了解他熬过的深沉的痛苦。正如他的同事陈可雄所说：“郑重常常面对着那些已经排出小样、却由于种种因素被永远囚禁在抽屉里的文章，心中像蒙上一层无可奈何的遗憾及不尽人意的惆怅。”

他的另一位同事罗达成告诉我，那年，罗达成出差北京，宿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招待所。他住的房间正巧是前几天郑重住过的。罗达成在写字桌抽屉里发现有六七张郑重扔下的废稿纸。这六七张纸都是郑重写周扬在病中的访问记的六七个不同的开头。这千字文，郑重如此用心，令罗达成一愣一愣的。于是，他饶有兴趣地慎而又慎地把这些废稿纸带回上海，当面交还给郑重。

郑重嘿嘿地笑了。

6 人们希望他首先是个记者，然后是个作家。他儿女喊出了“打倒父亲”的口号。他相信年轻人会超越自己。

有人说，中国比需要有良知的作家更需要有良知的记者，一

个有力量的新闻记者远比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对现实的中国富有意义。

郑重是个记者。郑重也是个作家。郑重新闻作品有着强烈的个性。他新闻通讯的文学色彩，在上海新闻界少有人能与之媲美。人们都希望他首选是个记者。

在郑重的研讨会上，上海新闻界、文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提议，郑重应提名为即将举办的我国最高层次的新闻奖——韬奋新闻奖候选人。

好在郑重长年不求正果，只管修行。他对这一评头论足的提议显露着他一贯的超然。令他尴尬而费解的倒是他的儿子和女儿。与那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截然不同，他儿女近来喊出了一个使他“失望”的口号：打倒父亲。

他疼爱儿子，尤视女儿为掌上明珠。长年来，他知识渊博，和蔼可亲，在儿女眼里，俨然是万能的，是绝对权威，是全家的主心骨。一旦他一段时间外出采访，家里常常会乱了套。儿女毕竟长大了。在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工作的海歌，常用食用菌学问镇得父亲干瞪眼，而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的“才女”海瑶，已出版了一部罗丹艺术研究专著，挑逗得父亲涌起一种异样的心理不平衡。

好在郑重自知，他毕竟步出中年，已是老头阶层。儿女的路该由他们自己走。人若看得太远，就免不了痛苦。人之陷于困境常常是因为自己不知好歹。这些年，每年夏天，他光着脊背，由女儿为他测量腰围，竟然他以每年增长半寸的速度发展。他明白，健美的身躯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青年。

当然，他这个丈夫还得当下去，父亲还得当下去，记者还得当下去。写新闻讨厌重复，但无论怎么说，在生活中我唯愿有些内容永远重复下去，包括郑重和他的新闻事业的追求。10年后，时间流入2000年，郑重还是今日的郑重吗？留给未来破译吧。

目 录

我看郑重	江迅
寻找人类失落的文明	1
他拥抱地球,也拥抱原子弹	28
研究生	82
海洋,才是他的世界	107
黄色龙卷风 ——上海甲肝大流行采访纪实	133
呼唤生命的名医们	178
新加坡人	221
天门可进	237
楚雄行:民族地区经济腾飞见闻	248
大桥魂	257

将军的摇篮	
——国防大学巡礼	269
赵忠尧和电子对撞机	277
罗其中三破天灵盖	287
壶天阁主和他的收藏	294
上海文化·上海人	302
寻找中国金字塔	313
看罢秦俑访汉俑	331
大思维 大手笔 大文章	
——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 委书记吴邦国	340
政绩,要着眼于子孙后代	
——访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吴官正	352
琉璃界	
——杨惠珊、张毅访谈录	363
唐德刚访谈录	379
长江,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	
——“长江文化”访谈录	403
一脉丹青 两岸情牵	
——画家刘旦宅访台归来访谈录	410
后记	420

寻找人类失落的文明

历史遗址告诉我：要找到考古学家

横穿柴达木盆地，我到了它西部重镇芒涯，翻越阿尔金山，就可进入新疆了。

一路上，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一座风蚀的土墩接着另一座风蚀的土墩，一片风蚀的凹地连着另一片风蚀的凹地，一道风蚀的岗埠接着另一道风蚀的岗埠，无穷无尽，直达天际。

地理学给这种风蚀地貌起了一个美名叫“雅丹”地形，多优雅的名字啊。这种优雅却隐喻着“死亡之海”的恶梦。在这里，除了我们汽车里的人是活的，其他就没有生命了。

面对着这无生命的景象，开始还为它的奇特壮观所吸引，有着一股兴奋，但那兴奋是无法持久的，

没有生命，没有感情的交流，哪怕能和一棵草交流也是好的，连一棵草都没有。越走越感到寂寞，越走越感到孤独，越走越感到压抑。

这里似乎不属于地球，也不是人类所能生存的地方，简直像是地球外的世界，我真想大声嚎叫，以显示这无生命的大自然之中还有人的存在。

过了阿尔金山，我终于由柴达木盆地进入塔里木盆地。我沿着这块被称为亚洲腹地的边缘走着，经过了一片一片绿洲。绿洲的居民告诉我，在离绿洲很远的地方，在那风蚀砂砾的掩盖下，有着古代人类遗址。

在那神秘空旷的沙原里，我看到了古城，我看到了佛寺，我看到了古墓群，我看到了先民们使用的工具，种植的谷物，纺织出来的罗麻布锦……这一切都曾深埋在地下，从地面上消失了数千年。后来，有了一些人，专门在地底下挖掘历史的人，专门从沙海大漠深处挖掘古墓、古尸的人，他们不是金银的盗窃者，他们以拂去历史的尘埃作为自己的职业，那尘埃真是很厚很厚的，那是何等艰苦的挖掘啊！

穆舜英！在看到这个人类遗址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当地的人告诉我，这个地方穆舜英来过。或者说，这是穆舜英带领人挖出来的。知识界人士说得文气一些：穆舜英揭开了这里的历史之谜。

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看到和这个陌生名字连在一起的历史遗迹，我就在猜想这位考古学家，一定是位勇敢的探险家，是一位英雄，和他一起来的都是英雄。不要说去挖掘这片神奇的土地，就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行走，忍受得了风沙的折磨，抗拒着寂静带来的恐怖，也足以表现出一个人的力量和胆略。

告别了这处历史遗址，我沿着塔里木盆地前进，途经且末、民丰、和阗、喀什、库车到吐鲁番，整整走了33天。这33天的时